



中东文明复合体与“区域性”的构建

闫伟,原康杰

(西北大学 区域国别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区域”的界定是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区域的特性在于其文明性,在于不同文明在历史交往中形成的“区域性”。近代以来,伴随“文明”观念的产生,“区域”被视为特定文明的载体,西方形成了等级化和同质化的文明观,中东被视为单一文明构成的区域。作为特定区域的“中东”处于想象与现实之间。西方赋予“Middle East”不同的意义,区域边界变动不居,服务西方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使之成为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重要来源。从历史上看,“中东”抑或“西亚北非”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多元文明构成的复合体,文明交往塑造了中东的“区域性”特征。“区域”并非完全是西方建构的结果。“区域”的概念和认知需要兼顾其主观性和客观性。

关键词:文明复合体;中东;文明交往;区域;区域国别学

中图分类号:C01,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5-06-012

如何定义“区域”是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本体之一,是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前提,还是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从近代以来西方传统来看,“区域”或是被视为具有单一和同质性的文明体,或是地缘政治想象和建构的产物。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区域概念的讨论十分热烈,对“区域”形成的历史、“区域”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1-3]。类似于中东、南亚、东南亚、中亚、拉丁美洲这样的区域,即是西方建构和想象的结果,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这成为造成“区域”边界不断变化。但“区域”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在某种意义上区域就是一个“文明复合体”,是多元文明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区域性的共生体系,进而成为“区域性”的重要基础。本文尝试以“中东”为个案,从“文明”到“文明复合体”的演化,阐释“区域”在想象与真实之间的独特属性,以求教于方家。

一、文明观念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化

纵观人类历史的演进,“文明”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文明的内涵是什么?文明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还是自然状态?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定义文明的标准?不同文明处于何种关系?文明是否具有通约的共性?“文明”概念一经产生,这些问题便萦绕在“文明研究”之中,无法回避也难以形成共识。正如福斯科·马雷尼(Fosco Maraini)所言,文明的繁华盛开于多干多枝,……没有人能掌握唯一的答案^[4]。

本文无意展开讨论这些争论,而是尝试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分析文明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文

收稿日期:2025-09-11。

基金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LSYZD21021)。

明观念诞生之初,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的“特权”,被赋予了等级的色彩。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文明是一个新词,最早出现在1756年的《人口论》,作者为启蒙思想家米拉波(Mirabeau, Victor Riqueti)。文明概念出现之后风靡欧洲。从历时性来看,文明与野蛮相互对应,形成了从文明到野蛮的进步主义发展观念。从共时性来看,文明是一种状态。伴随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文明”一词具有了一定的普世性,代表启蒙运动所蕴含的理性主义精神,是西欧对现代世界的想象,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性的代名词。可以说,文明的标准也成为现代性的标准。文明之所以能够被人们迅速接受,是因为它将先前存在的多种表述概念聚于一身,如安逸程度的提升、教育的进步、行为举止更加得体、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工商业的增长、物质的丰饶等^{[5]21}。在早期欧洲的语境下,文明具有了一定的普世性。其基本逻辑是现代社会,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正如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所言,最初在欧洲出现的这一新文明,后来扩张到全世界,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的国际框架或体系,每一种国际框架或体系都基于欧洲文明的某些基本前提。这种现代文明将“自然而然地”为所有现代社会照单全收^{[6]20-21}。

伴随西方的殖民扩张以及考古学、人类学与东方学的发展,西方重新发现了东方失落的古代文明。以中东地区为例,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欧洲学者不断前往西亚北非地区探求古代文明的起源,以及欧洲与西亚北非文明的关系。1824年,法国人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根据埃及的罗塞塔碑文释读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破解了古埃及文明的谜题。1835年,英国人罗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在两河流域的贝希斯敦发现了三种字体的铭文^{[7]9}。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于1860年参加了拿破仑三世派出的考古队,前往黎巴嫩探寻腓尼基文明^{[8]54}。19世纪末,亚述学家对楔形文字进行了释读。特别是对于贝希斯敦铭文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释读,使尘封的古代西亚文明得以重见天日。那么,如何认识这些古代成就,这些成就是否属于文明的一部分,如何认识东方的古代成就与现代东方的关系等问题?

伴随着西方的科学革命,自然史不仅被赋予了规律和意义,社会同样摆脱了宗教的羁绊。因此,发现社会演进的规律,进而对社会进行“文明化”的改造成为可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于人类社会从“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线性分类^{[9]3},进一步体现了社会的进化观念。对于新发现的东方文明而言,西方开始构建一套独特的认知体系,似乎解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谜题。社会科学逐渐产生,其功能在于为改造社会提供知识基础。

由此产生了文明等级论,即认为世界上存在所谓的“文明阶梯”。在一国之内,文明成为社会等级的话语表达,代表着城市化、精英化的“高雅之士”,与粗俗和缺乏教养的草根阶层形成对比。在这种话语下,在国际范围内,欧洲的文明处于顶端,亚洲的文明次之,非洲则处于文明的底层^{[5]68}。弗朗索瓦·吉尧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对欧洲文明,尤其是法国文明优越性的强调,赫尔德(Johann Herder)对德国文明优越性的分析等都凸显了这一点。这种观念早期以宗教形式表达,即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本身具有开放性,以宗教定义文明无法真正意义上凸显西方文明的独特性。19世纪中期,文明等级论与科学种族主义结合,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与特定的种族进行结合,其中以戈比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为代表。他认为,“历史教导我们,所有文明都源于白人”“没有白人就不会诞生文明”^{[5]68}。勒庞(Gustave Le Bon)甚至指出,“可以授予黑人文学学士学位、博士学位,但不能使他变得文明”^{[5]71}。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下,“文明”成为一种单数,为西方独有,它与特定的种族相关联,具有封闭性。此外,这种观念还衍生出环境决定论,即文明的先进与否与环境密切相关。

与此相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古代东方失落的文明?18世纪许多西方学者持传播论,认为古代东方文明衰落了,西方是古代东方尤其是近东文明的继承者。以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和

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西方文明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继承者,由印欧人独立创造,并传播到了欧洲。由此,出现了美洲退化论、亚洲文明的衰落论,甚至非洲没有历史和文明的错误观点。欧洲处于文明的顶点,具有推动文明发展的使命。这种观念强调欧洲文明的普世性,世界也就具有了二重性,即欧洲文明的世界与非欧洲的“野蛮世界”。文明的规则仅适用于欧洲,尤其是新兴起的民族国家体系,而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19世纪末,欧洲国家组成了所谓文明的国际社会,遵循国际法原则,从而剥夺了“非文明国家”享有国际法保护的权利。这种观念成为近代以来西方推动殖民扩张的话语依据,同时也构建了一套畸形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事实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在古代世界并不鲜见,但将之作为全球扩张的理论依据则是近代西方所独有。这种文明观念的生成伴随的是欧洲的殖民扩张,其衰减也与东西方力量对比密切相关。在近代欧洲,强调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也并非完全没有异议。19世纪,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过分强调,认为文化是相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文明成为复数,不是西方所独有,西方不再是唯一的文明,而是众多文明中的一个。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正是对西方文明的哀叹。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巨著《历史研究》更是将人类文明“扩充”到20余种,多元文明观念也逐渐成为共识。

伴随着20世纪后期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明的平等性成为共识。东方文明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当前“全球南方”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发展都彰显出传统文明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资源,这也是当前“全球南方”崛起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多元文明观念背景下仍然隐含着某种西方中心主义。汤因比就认为,亚洲和伊斯兰文明能够实现现代化,但只能在相当大程度上西方化^{[4]30}。如今,文明多样性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99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文明的多样性。联合国将2001年作为“文明对话年”,鼓励不同文明之间开展文明对话。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将文化多样性视为人类共同遗产。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这彰显了不同文明的平等共存与交流互鉴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中东“文明复合体”及其现代化转型

近代以来,西方将中东文明等同于伊斯兰文明,将之视为一种同质性的文明,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某种对立面;或是将中东文明解构为多元文明,认为缺乏统一性,甚至以身份政治分析中东多元文明,强调历史上不同文明、宗教和族群的冲突。从历史观之,中东既非单一文明,也非缺乏内在一致性的多元文明,而是一个具有内在交往生态体系的“文明复合体”。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或者国家之间有时出现冲突和竞争,但商队、传教士、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往往是不同文明交往的主体。他们构建了文明交往的多维复杂网络,也形成了诸如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地中海文明、南亚文明这样具有明确标识和特性的区域性文明。这些文明既是单数,但同时也是复数,事实上形成了“文明复合体”。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文明是多元和多维的,世界存在不同的文明,同一文明也存在不同的维度,因此,文明是一种聚合体(configurations)、组合体(constellations)或者复合体(complexes)^{[4]8}。这种复合体的观念对于认识不同文明的交往以及文明之间的共性与特性具有启发意义。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指出中东文明的复合性:与伊斯兰结合的广义文化高度分化且具有异质性,它是许多文化的总和,由相对广泛的各文化群体相互连结而成。像这样的复合文化,我们称它为“文明”^{[10]90-91}。本部分尝试以中东文明复合体作为个

案进行分析,希望对认识相关问题有所帮助。“中东”^①一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却不完全是地缘政治概念。五千余年的文明演进,塑造了中东具有内聚力的文明复合体以及独特的交往方式。伊斯兰教诞生之后,在继承古代文明的基础上赋予了中东以更大的统一性。从中东文明史的演进来看,形成了地区性的文明复合体。

(一) 中东文明复合体的形成与文明共存

古代的中东犹如文明的万花筒,多元文明的共存和交流互鉴推动中东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复合体。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赫梯文明、犹太文明、埃兰文明、腓尼基文明等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了中东古文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战争与征服,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使中东文明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分布格局。在这种百花齐放的多元文明中,逐渐形成了复合的传统。苏美尔的城市制度、赫梯的铁器、小麦的驯化、埃及的医学等,被周边文明习得和借鉴,成为本地区共同的文明成就。除了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相互借鉴,中东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逐渐形成了“文明的复合体”。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被其他文明所接受,成为西亚乃至波斯文字。亚兰语(阿拉米语)一度成为中东通用语言,推动了中东地区的交往。马歇尔·霍奇森指出:“比起这些地区彼此之间简单的文化借用,更重要的是它们共同的历史背景。每个区域的文化都从原来的核心持续向外扩展它们的影响力。该领域中的所有成员,都透过日积月累的商业和文化网络以及各种技术的积累,共享成果,……他们共同的历史背景不时被强调。”^{[10]112-114}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使中东地区首次实现政治统一,但这种“文明复合体”并未发生根本变化。A. T. 奥斯特朗德(A. T. Olmstead)指出,波斯帝国的历史展现了一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在相互混合过程中极富魅力的画面。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发现如此具有启发性、有教育意义的混合情况”^{[11]8}。波斯帝国推动了中东的不同文明交流,构建了一套对后续中东影响深远的制度。传统上,西方对于波斯帝国的评价受到一些希腊罗马古典学者的影响,往往趋于消极,甚至将希波战争视为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肇始。

波斯人在印欧语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一定程度继承了埃兰乃至新月地带和古代埃及的文明成果,构建了统一的帝国。波斯帝国借鉴了埃兰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亚述的行省制^{[12]382},通过建设驿道、统一货币等强化了帝国的整合。但与此同时,波斯帝国又保持着高度的多元性,在多元文明交融与借鉴中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波斯文明。例如,波斯将亚述的飞牛和神鹰元素、赫梯的浮雕技艺等巧妙地融于一体,形成了波斯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波斯在埃及法律和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基础上,发展出先进的法律体系。但在波斯治下,多元文明共存的状况并未改变。《居鲁士圆柱》体现出种族、语言、宗教平等以及保护异质宗教和少数族群的观念。波斯帝国像是一把保护伞,庇护着众多不同民族的信仰、习俗与法律。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诞生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文明生态。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中东文明的统一性加强,辐射范围更广,但是,中东文明复合体的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正如布罗代尔所言,伊斯兰文明把一系列古代地缘政治义务、城市范式、制度、习惯、仪式和由来已久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伊斯兰文明建立在近东先于它的多变、充满活力而混杂的文明熔岩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游牧贝都因文明的基础上,将之前的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拜占庭和波斯的政治传统、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宗教文化、两河流域发达的城市文明等熔于一炉,以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之统摄。上述古老的文明传统并未湮没,而是鲜活地融入新的传统,后者是这些古老文明的继承者。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未改变中东多元文明的基本架构。伊斯兰教教义中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宗教,绝无强迫(2:256)^{[13]20}。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继承了多元并存的文明观念,给予非穆斯林的米米人

① 本文的“中东”指“西亚北非”地区。

(有经人)以高度自治权^{[14]130-138[15]74-99}。犹太人、基督徒、祆教徒、佛教徒乃至印度教徒等各安其位,在政治、司法、宗教、教育等方面处于自治状态,延续和发展各自的文明。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内部也逐渐出现多元并存的取向。公元10世纪之后,阿拔斯王朝东部的波斯人借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出现了波斯文明的复兴。在阿拉伯字母和伊斯兰教框架下,波斯的文学、艺术、哲学乃至民族认同逐渐出现,并形成了波斯-伊斯兰文明。奥斯曼人则在传统草原游牧文化基础上,融合伊斯兰文明和波斯文明,发展出奥斯曼文明。埃及的阿拉伯人深受法老文明的影响,呈现出埃及文明的主体性和本土性。

从中东文明演进来看,多元文明共存、相互借鉴是历史的主流。在这一文明复合体中,文明既是单数,但同时也是复数。中东的多元文明各具特色,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将文明的火种继承与传播,是一个相互习得的过程。正如彭树智教授所言:“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的真谛在于它自身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质。”^{[16]4}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具有自觉的交流和互鉴能力,似乎成了中东文明百花园之中的“自然选择”规律。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同文明也逐渐表现出自觉性、主体性、自主性和开放性。文明交流并非使多元文明生态和光谱归于一体,而是在共同的地区与文化认同基础上,形成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景象,构成了内部紧密联系的文明复合体。在中东,无论是伊斯兰文明还是其它文明,或是伊斯兰文明之下的次生文明,大都存在与众不同的禀赋和特色。透过生活方式、语言和文学等文化表象,不同文明存在长期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这或许就是中东不同文明所具有的主体性。埃及、伊朗、以色列、阿拉伯、土耳其文明历经千年历久弥新,正是这种文明的深层结构或者主体性发挥着作用。

(二) 中东文明复合体的解体与转型

现代性是人类文明的现代形态。西方崛起后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的门槛。中东在与西方的交往中节节败退,不仅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还存在如何看待中东传统文明的问题,中东面临着亘古未有之变局。如何在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之间取舍,进而推动现代化转型,拯救民族和国家危亡,成为中东各文明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究其根本是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

西方对文明观念的构建为其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文明等级论、优越论、传播论、退化论、冲突论、终结论等形形色色的观念纷纷出现,核心在于强调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西方对东方世界负有“文明的使命”^{[17]1-20}。在“东方学”语境下,中东被视为停滞、落后、无序,甚至野蛮之地^{[18]380}。西方的文明观念逐渐消解中东的民族文化自信和自主性。在“文明的使命”的借口下,殖民征服、委任统治、文明改造、分而治之等纷至沓来,中东地区不同文明的裂痕加剧,基督徒、犹太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自我认同加强,出现了依据语言、宗教和种族的身份政治。伴随中东普世帝国的瓦解,中东的文明复合体也被民族国家体系取代。中东多元文明的共生关系逐渐走向对抗,不同国家、民族和教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成为常态,中东地区原有的秩序和规则逐渐被打破,战乱似乎成为中东的代名词。同时西方不断强调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趋同倾向,凸显西方价值和西方模式的普世性,试图让中东国家照单全收。艾森斯塔特对此评论道:对现代化和现代社会趋同现象的研究,实际上假定这一现代性规划连同其霸权的、同质化的趋势将在西方延续下去,并且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6]21}。

中东本土精英也开始探寻救亡图存之道,奥斯曼帝国、埃及的阿里王朝、波斯萨法维王朝、阿富汗穆罕默德查伊王朝等开始模仿西方进行现代化改革,将西方文明视为富国强兵的样板,学习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这不仅加大了中东各国对西方的依附,也在不断割裂现代化与本土文明的关系,使现代文明的培育与阐发失去了深厚的本土根基,逐渐显现出不适症,脱离了本土的社会、历史与文明,是中东早期现代化实践失败的深层原因。

由于西化之路受阻,回归传统成为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另一种选择。一些保守派将中东的衰落归结为背离了传统,试图绕过现代文明,通过回归传统寻求民族和国家复兴,由此兴起了种种宗教复兴运动,

甚至走向极端主义。但这种思潮和社会实践固步自封,排斥现代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存在的问题。一些中东精英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他们的现代化实质上是西方化。但是,中东的传统主义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化的影响。这并非“‘古老’的传统力量的爆发,而是对‘传统’力量进行现代式重构的结果”。

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中东从欧亚大陆文明的高峰跌落,在救亡图存中出现了西方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钟摆效应。由此,中东地区呈现代理人战争、民族宗教冲突等不断上演、现代化进程布满荆棘、发展道路不断摇摆的现象,也就是“中东之问”。近年来,中东各国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开始基于本国文明传统和国情探索现代化道路,推动地区和平,加强区域合作,化解中东问题。

(三) 中东多元文明传统塑造多元现代化模式

“文明”的概念产生之初便与现代性结下不解之缘,最初是西方普世的现代性的代名词,即所谓的现代文明。伴随着殖民扩张,西方现代文明的全球播散,也与中东等东方国家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中东地区的多元文明具有其深层且长期稳定的内在结构,并非随着现代化的转型而根本性改变。“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19]中东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各国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文明在向中东国家的传播中,遭遇多元文明传统,形成了中东多元的现代化图景。如同彼得·卡赞斯坦所言,多元现代化模式共存于全球现代化文明之中,其原因在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宗教内核不断激活多维文化活动所产生的影响^{[4]31}。

近代以来,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不断调适,逐渐由对西方的模仿转向文明的自觉。早在19世纪,阿富汗尼等知识分子已试图调和伊斯兰教传统与现代文明的问题,阐释信仰与理性的共存^{[20]86}。在当代,“中间主义”思潮、文明对话观念等在中东也存在广泛影响。阿拉伯学者纳基迪(Najdi)指出:“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对话和智慧的两大文明,它们是互鉴共存的文明,而不是冲突对抗的文明。”^{[21]32}中东国家在本国传统和国情基础上探索现代化道路,逐渐自主思考地区问题,进而构筑中东地区的总体和平,沙特与伊朗和解以及叙利亚重归阿拉伯联盟就是典型的例证。如今,中东国家呈现出多元的现代化模式^{[22]44-57},这些现代化的探索大都基于其自身的文明传统。

事实上,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这已逐渐成为中东国家的共识,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中东也不断下降。正如阿拉伯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Samira Ahmed)所言:“阿拉伯人的复兴梦始于200多年前,但至今仍处于‘梦想’阶段,没有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阿拉伯人一直关注西方文明经验,但历史证明学习西方的种种尝试不但没有帮助阿拉伯人实现复兴,反而使其陷入更大的危机。”^{[23]1-2}中东国家开始“向东看”,更多地借鉴世界范围,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也日益受到关注。中东国家逐渐破除了对西方文明及其现代化模式的迷失,开始从更加广泛的视角审视和探索现代化道路。重新汇聚中东国家对现代化的共识和认识,既是中东国家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对中东“区域性”的重新反思。

三、“文明复合体”与中东“区域”概念的反思

“区域性”是客观存在还是人为想象和构建的结果,成为区域国别学不同于西方地区研究的重要议题。“区域”观念和认同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特定国家的世界观念,是国际体系变迁的映射,也是对世界政治的一种想象和现实实践。换言之,区域的形成具有社会建构的因素。区域虽然有自然属性,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人为构建的,反映了命名者的民族观、世界观、宇宙观^{[21]1-3}。区域划分不仅是概念的变化,还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对外战略,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通常认为,1902年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国家评论》发表的《国际政治中的波斯湾》一文中最早使用了“中东”一词。他从英俄地缘政

治竞争的角度,指出英国应该“控制”中东。伴随着西方文明话语的传播,中东不仅是一个相对价值中立的地缘政治区域,还具有了明确的文明指向,成为与西方对立的东方世界的一部分。在这种语境下,西方对中东地区的认识具有四种倾向:一是将中东视为以伊斯兰文明为特征的同质化区域。这种观念显然与事实不符。20世纪之后,以霍奇森、羽田正等为代表,试图使用“伊斯兰世界”指代“中东”^{[24]1-14}。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东并非一种政治现实,而是一种政治构建,中东的概念不断被定义和构建^{[25]1-24}。二是身份政治视角,即强调中东问题源于该地区历史上的仇恨、伊斯兰教与犹太-基督教的本质差异^{[26]2}。三是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为代表的中东与西方的文明冲突论。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源于近代以来欧洲的雅利安-闪米特的种族冲突论。四是中东文明的落后性以及西方在中东国家构建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所谓的“文明的使命”。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强调“差异—冲突”的路径,忽视了中东地区传统文明的自主性、多元性与内生性。完全强调“中东”的社会构建性,虽然形式上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但似乎也消解了“中东”作为一个独特区域存在的价值与客观的历史不完全相等。这种观念不仅是西方拓展在中东影响的“工具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东某些地区的“价值理性”,客观上造成了中东地区冲突频仍、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程度较低、现代化挫折。

文明观塑造区域观,构建对特定地区的认知和政策。多元文明的互动交往是区域形成的基础,交往赋予了区域意义。西方对中东的区域认知本身服务于其殖民统治或地区霸权,但这种区域的想象本身存在缺陷,也是导致当代中东区域研究失范的重要原因。从“Near East”“Middle East”到“The Greater Middle”,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西方建构的结果。西方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中亚、中南亚、内亚、亚太、印太等。中东地区不论其称谓如何,都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文明复合体,并不完全是西方发明和构建的产物。一是多元文明的复杂互动传统,构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文明共生的生态系统。中东长期处于帝国治下的和平,形成了在普世宗教文明主导下的多元文明的状态。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中东形成了帝国主导下的区域国际体系,尊重多元文化,推行因俗而治和地方自治,提供公共产品,形成了传统的地区治理格局^[27]。此后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制度,宗教和族群的冲突并非常态,中东的身份政治和身份冲突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新现象。二是多元文明的互动还体现为中东区域内部密切的经济联系。公元前3500年之后,中东地区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为中心,形成了广泛的商业网络,出现了边缘—核心的网络结构,以核心区域的国家为支点^[28]。中东是“丝绸之路”与地中海贸易的中转站,其区域内具有高度复杂的经济分工以及发达的贸易联系。这在客观上也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和教派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空间。近代西方在中东的殖民扩张打破了中东区域经济和贸易的内向型特征,被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区域国别学之“区域”处于想象与真实之间,而中东地区历史上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内在运行机制的文明复合体。这为我们认识和定义“区域”提供了历史的视角。区域国别学与西方地区研究的差异之一可能在于,应当研究的是真正和实在的区域,而非不断被想象和建构的区域。研究的国别是更具有历史性和文明性的国家,并非只是关注现代国家的躯壳^①。虽然,区域的划分和其边界因时而变,受到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中南亚、印太、大中东等区域概念体现了不同时代美国区域战略,但从长时段来看,区域的特性在于其文明性,也在于其密切的交往和共享的历史记忆、认同。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性,文明复合体是认识区域的重要视角。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往往将“文明”约化为具有共性的西方化类型以及区域文明的同质化特征。这正是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重要逻辑起点。对类似中东这样的特定区域而言,文明既是复数,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时也是一个单数,构成了文明的

① 类似特定“区域”概念的建构,国家也不断被建构,如所谓的“人造国家”“失败国家”“流氓国家”等概念。

复合体。因此,在强调区域作为特定国家地缘政治构想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内在的文明特性与历史性。

四、结 语

文明是一种复合体,对于犹如中东这样的区域文明更是如此。作为与启蒙思想共生且体现现代性要求的概念,文明一词诞生之后便被赋予进步和开化的意涵,被视为人类共有的价值。但是,文明是多元和平等的,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推动了各自文明的发展,也使人类文明接续前行。然而,自文明的概念诞生以来,文明等级论、冲突论便在世間萦绕,并为19世纪殖民统治、20世纪的新殖民主义和新干涉主义背书。事实上,文明等级论强调文明具有同质性。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工业主义使各国具有了趋同倾向,西方现代文明被简单视为人类文明的模板。西方对非西方负有“文明的使命”,为殖民扩张和掠夺开拓。文明冲突论突出文明的异质性,不同文明成为壁垒森严、互不兼容、无法通约的实体,国家的竞争被隐喻为文明的冲突。从中东文明复合体的案例观之,人类早期文明产生之后,不同文明之间便存在密切的交往,形成了具有独特认同和共有价值、规范的区域文明共同体或曰复合体的重要特征。多元文明并未削弱地区文明的统一性,反而在文明交往的涓涓细流中不断推动中东文明走向繁荣和发展。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对于多元文明的共存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接受和共识不仅有助于相互理解,对于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如何定义“区域”,是区域国别学与西方地区研究在学科本体上的论争。从中东的案例来看,西方学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强调中东区域的单一性或同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念的延伸。这塑造了一种与西方对立的中东文明,成为文明冲突论或等级论的重要前提。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对“区域”的认识走向另一个极点,认为“中东”是西方霸权建构的结果。这种观念客观上反对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潜在的风险在于消解地区的一体性和自主性。中东、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本身具有其文明的独特性。事实上,区域是有层次性的,处于“事实”与“想象”之间。一是作为文明和地理上的中东地区,区域的存在本身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一个多元文明的复合体,内在的复杂交往网络构成了区域的意义体系。二是作为一种特定称谓的“Middle East”,不断被“想象”和“建构”,被赋予某种地缘政治意义。代表性的有近代东方学话语下的文明衰退论,现当代的伊斯兰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这些观念成为西方对中东负有所谓的“文明使命”,进行殖民统治乃至“民主改造”的观念基础。区域国别研究之“区域”应当是第一个层面的区域,而非人为建构或想象的区域,这可能是区域国别学与西方的地区研究在学科本体上的重要差异之一。

参考文献

- [1] 王逸舟. 探寻主体性:区域国别知识论的几个问题[J]. 国际关系研究, 2025(5): 3-12.
- [2] 陈恒. 追求文明对话的区域研究[J]. 文明研究, 2025(1): 1-3.
- [3] 叶成城, 王健. 空间视角下的区域分析:区域国别学与地理学的交会与借鉴[J]. 社会科学, 2025(8): 41-53, 146.
- [4] 彼得·卡赞斯坦. 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M]. 秦亚青, 魏玲, 刘伟华,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5] 布鲁斯·马兹利什. 文明及其内涵[M]. 汪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6] S. N. 艾森斯塔特. 反思现代性[M]. 旷新年, 王爱松,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7] AKKERMANS P M M G, SCHWARTZ G M S. The Archaeology of Syria: From Complex Hunter-Gatherers to Early Urban Societies (CA. 16,000-300 BC)[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8] NICOLE C. Early Excavations (pre-1914)[C]//in D. T. POTTS ed. A Companion to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I, Malden, Oxford and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2.
- [9]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上册)[M]. 杨东莼, 马雍, 马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0] MARSHALL G S H. The Venture of Islam[M]. Vol. 1.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 [11] A. T. 奥姆斯特德. 波斯帝国史[M]. 李铁匠, 顾国梅,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 [12] ECKART F. Assy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ld's First Empire[M]. London and Dubli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3.
- [13] 古兰经[M]. 马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14] MILKA L R. Non-Muslims in the Early Islamic Empire: From Surrender to Coexisten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5] WILL K, EVA P. Multiculturalism and Minority Rights in the Arab Worl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6] 彭树智. 我的文明观[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 [17] BORIS B, ROLF H. Civilizing Miss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0.
- [18] DEBORAH B, ARYN M, REBECCA R. Power and Everyday Practices (Second Edition) [M]. Toront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9.
- [19] 外交部.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D].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3-03-16].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303/t20230316_11042624.shtml.
- [20] KKEDDIE N R. Sayyid Jamāl ad-Dīn “al-Afghānī”: A Political Biography[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21] DING J.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of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J].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2016(10): 20-45.
- [22] 王铁铮, 闫伟. 中东国家现代化实践及历史反思[J]. 历史研究, 2023(2): 44-57.
- [23] 萨米尔·艾哈迈德. 文明的追随: 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M]. 刘欣路, 吴晓琴,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24] 羽田正. “伊斯兰世界”的形成[M]. 刘丽娇, 朱莉丽,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25] MARC L. What Is the Middle Eas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 [26] SETENEY S, CYNTHIA M-I. 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frastructures of Knowledge[M]. New York: NYU Press, 2016.
- [27] 郭丹彤. 阿契美尼德王朝对波斯帝国的治理[J]. 历史研究, 2022(6): 76-94, 218.
- [28] DAVID A W. Commerc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EB/OL]. Oxford, [2024-08-21].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77727.013.475>.

[责任编辑 樊丹丹]

The Middle Eastern Civilizational Complex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

YAN Wei, YUAN Kang-jie

(School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region” is a core issue in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an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region lies in its civilization, in the “regional” nature formed by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 of civilizations. Since modern time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reg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arrier of a specific civilization. The West has developed a hierarchical and homogenized view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Middle East has been seen as a region composed of a single civilization. As a specific region, “the Middle East” exists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The West has attributed different meanings and ever-changing regional boundaries to “Middle East”, serving geopolitical and global strategie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source of Western centrism and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al conflict. Historically, “the Middle East” or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in many cases is a complex of multiple civilizations. The interaction of civilizations has shaped the “regional” nature of the Middle East, which is not entirely a result of Western construction. The concept of “region”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both its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Key words: civilizational complex; Middle East;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region;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